

远去的知青屋

□ 汪泰

前不久,我又去了一趟第二故乡,来到了六七年的知青屋前。当年的知青屋已无踪影,原屋址上竖着一排青砖红瓦房,铝合金门窗,宽大的玻璃门上两个倒贴着的“福”字,底色那么红火。人去,物非,只是屋址是原来的。面对老屋址,我默默地向它致敬!

插队之初,我们一组六人临时住在社员国祥家里。两间屋,一间堂屋兼厨房,一间做房间。房间内三张铺,两人一床,冬天蛮好,热天就不行了。一米二的床,挂上蚊帐,两个大男孩嫌小。晚上洗澡,木澡盆搁在三张床之间,房间没门,很不方便。建知青屋,急需。

为建房,生产队从公社供销社陆续领来了国家发的木料、毛竹,砖头是生产队派船上城装的。我们把毛竹架上屋子二梁,放平,铺上木板,居然成了一张铺,只是要从大桌子上爬上爬下。

我们催生产队建房,队长答应着,就是不动手。我们总觉得是生产队在拖延而不肯建房,一气之下,准备把买来的砖头卖了,砌不砌房,随便! 于是我们几个人外出跑到西边邻公社,见场头有人,问人家要不要砖头。砖头,那时在农村是紧俏物品,有钱难买。很快,人家与我们谈好,明天着人看货。第二天,果然有人来了。生产队不知道怎么回事,喊我们去问话,才晓得是新农民自作主张要卖砖头。队长批评了我们,砖头卖了,房子拿什么打根脚呢? 房子肯定要砌,秋后再说。我们这才知道建房的最佳时间是秋后,只有到秋收过后,生产队才有时间、人力来建房。

稻子收完了,队里为我们选了一块宅基地,老乡都说这是最好的一块地。我们也觉得不错,地平坦,在几条路的路口上,前边一览无余,直通河边桥口。

动工了! 四大间,一长溜。上面分配的几千砖头是打房屋基础的,只能砌五六层,一尺来高,砖上面码土壑。生产队的能工巧匠都来了,木匠是加祥的爷爷,茅匠是老葛罗扬为首的一帮老头儿,一群八脚毛瓦匠。

农村有句老话: 与人不睦,劝人砌屋。是说,砌房造屋,是件伤人的事情,要钱,要

物,要人,呕心沥血,准备的工作量太大。

知青屋的土壑哪儿来? 生产队跟各家买一点。盖屋的麦秸草是集体的。我们这里不用稻草,稻草软,淡水慢,易霉烂。麦秸秆不粘水,中空,隔热保暖性能好。脱粒时麦把不进脱粒机,人工撮。人工撮的草把齐整,保持了麦秸秆的挺直完整。撮下麦粒后,把草另堆一处。待建房时,一把把抓住麦秸秆,在钉子上梳理掉叶片,剪去空穗头,留下光溜溜的秸秆。这个过程叫刷草,成品草就叫刷草。

工地上,搬土壑的,砌墙的,做木工的,刷草的,热热闹闹。看得出来,生产队为了建知青屋,早就做了大量的准备,只是我们不知道。

很快,屋架子搭起来了。柱子、大梁都是木头的,檐口梁用毛竹,朝南的大窗户是木头的,新式方格框架,可装玻璃。上梁那天,我们买了香烟和糖块,散了烟,撒了糖,生产队放了炮仗,很热闹,很开心。

盖屋面挺费事,竹子架成的椽上铺一层芦柴编织的旺膜,上面铺匀糠草,用稀河泥抹平,再层层铺上刷草。这些活儿要点技术,坐在屋面上做活的是那些老头儿——茅匠。他们把锅盖大小的蒲垫摊开,坐在上面盘了两腿,叼着香烟,两手在盘着的腿前有条不紊地动着。糠草上抹平河泥,从屋檐起,把一把把打湿了的刷草铺开,摊平,根上用河泥抹实,檐口滴水处剪齐,一层就铺好了。把蒲垫挪向上,坐稳,再往上一层接一层地铺开。铺好的麦草有三四寸厚。想起杜甫笔下“卷我屋上三重茅”的茅草,该有多厚? 土壑墙内外,房内隔墙内外,都用稀河泥与稻草屑和成的泥浆抹平。好多老乡家的室内隔墙,是用葵花杆排扎起来,内外用草屑拌泥抹平而成,而我们全用土壑砌,是很讲究的了。屋檐下的所有缝隙用稻草把子蘸泥浆塞实,冬天,再大的西北风也透不进一丝儿。看着厚实明黄闪亮的麦秸草屋面,大家心里暖洋洋的。

房盖好了,支锅。支锅匠是沈家厦请来的最好的师傅。师傅边做生活,边与我们唠叨。说,好灶,省草,火快。说,好的师傅,屋顶上割的烟囡口不漏水。还说,锅支好了,

要买点肉烧烧,暖暖锅,讨个吉利。一只汤罐,大、中、小三口锅,大的烧洗澡水、煮猪食(我们从来也没养过猪),中锅煮饭烧粥,小的做菜。

灶盘好,锅支好,房子就算成功了。

看着一溜崭新的知青屋,农民都很羡慕,说新农民不简单,国家花钱,生产队花钱花工,新农民自己不花钱不花钞,眼睛一眨,一排新屋竖起来了。知青屋的建成,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对我们在情感上的接纳。

几天后,我们告别了国祥家的老屋,搬进了新房。进新屋的只有五人,一人下乡半年就去三垛上高中了。五人在一起的日子也很短,陆续有人进了社办厂,有人转了户口,有人长期在城里打工。剩下的人,面对一大趟新房,形单影只,没了再打扮的心思。新装的木窗,从没配过玻璃,冬天,将就着糊上报纸遮风。四间房子,一二人住,很快,仅有我一人坚守。我用红广告色在卧室的泥墙上写了两行美术字:活着就要拼命干,一生献给毛主席。农民看了,不解,问是什么意思。这是上海知青金训华的誓言,他插队在东北农村,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集体木料而献身,当时号召知青向他学习。我企望着努力劳动,认真接受再教育,能图个什么。然而,几年过去,啥也没图到。生产队见我一人住着四大间房,于是用中间两间做了保管室,存粮,我的房间和锅灶不动。我觉得也是为集体做了贡献,蛮好。白天下田,晚上在柴油灯下看书、画画,老乡们都喜欢在这里坐坐。我订了《连环画报》,小青年、大孩子都爱看,还要我为他们画像,于是一面墙上挂了不少老头、小孩的头像速写。老乡们看着,评论着,这个像,这个不太像。我听着,蛮开心。

一年春上,我到沈家厦做了代课老师,早出晚归。知青屋里住了上面派下来的“学大寨工作组”六个人,没床,打地铺。我的床占地,撤了,我和工作组员一起挤着睡地铺。一阵子,毛衣袖口奇痒,细看细寻,居然发现了白白的小动物——虱子,心里有点腻味。这年秋季开学,我调到外村的一所戴帽子初中,离开住了几年的知青屋。

后来,房子给了隔壁的腊狗子永华兄弟俩住,两兄弟一贫如洗,我也为他俩高兴。再后来,听说生产队收回知青屋,卖给了别人家。此后,老屋被拆,原址新建了瓦房。知青屋带着那个年代的信息,随着时代的变迁远去了。再过几年,没有人会知道,这里曾住过一户新农民,张三,李四,王二麻子……

多年来,都是呆老五子收灰,从不叫老队长烦神。他是个老光棍,呆头呆脑的老鳘。不怕脏,不嫌灰啧啧的呛人。干起活来慢吞吞的,但很负责,从没有过一家。担子满了,就慢腾腾地挑到保管室去。从一大早要摸索到小中午,活虽不重,也蛮累人的。呆老五子老实,好说话,谁支使他都行。有几个小媳妇和他约定,每天一大早,先奔她们家,让他扒空锅膛。他很听话。她们时不时地跟自家男人讨根烟给他,他会露出大黄牙憨笑。媳妇们更高兴,省得自己动手灰头土脸的了。可惜,呆老五子春上死了。这活没人愿意接。叫张三不肯,叫李四不愿。为这事很令老队长犯愁。

说话间,就入夏了,再没人干这活,会误事的。这天,队里妇女队长的女儿春女对老队长说,“队里不是没人愿收曝灰吗? 我去!”春女读过高小,十五六岁年纪。老队长以为听错了,张着嘴望着她,“你?”春女嫣然一笑,“对!”老队长说,“脏呢,哪是女伢子干的!”“不怕!”第二天天麻麻亮,顾庄的街巷中,多了个收曝灰的娇俏身影。

千万只翅膀,千万个闸门,适时打开
我有足够的时间,来想你
踟躅在北国。你用生命的四分之三
把严寒的骨骼,研磨成细细的粉末
等朔风的马,启程
我把庭院、谷场、庄稼地,一一准备好
在里下河,你就是热切的期待
是檐下的灯笼,暗夜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
我在纸上画不出你的模样。我就给你
写情诗,用温存,用肉麻
再添加各种调料。即使这样
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符合你的口味
毕竟,分别的时间那么久了

赶集

□ 居文俊

吴堡古集由来已久,听我爷爷辈的人讲他们小的时候就有了,十里八乡都知道吴堡逢集很热闹。那时的农村生活很是枯燥,最大的休闲娱乐估计就是赶集了,不管有事没事,逢五逢十那天上午抽空也要到集上走一走。我爷爷常说,“冬季闲来无事做,搓捆草绳集上走。”那时的农村没什么经济来源,地里有点什么产出想卖掉,想添置点农具等物件,抓点鸡苗、鸭苗、猪秧子等等,都要到吴堡集上完成交易。我们小孩盼着去赶集,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一挤、看一看,集上有唱戏的、杂耍的、耍猴的,路边摊位也有一些新奇的玩意,尝一尝糖果、饼子、油条等小吃,如能在桥头包子铺来两个肉包子更是天大的美事了,那一口咬下去油滋滋的感觉,到现在还难忘。

我记得我一个人去赶集是小学开学后的一天,家中大人都很忙,长在河边的茭白又吃不完,如果不掰掉就会中间长黑芯,老了就没用了。我们那将茭白都叫高瓜。那天妈妈对我说:“文俊啊,你不是老吵着上吴堡集吗,这个礼拜天逢集,你把家中的高瓜掰了去集上卖了,卖多少钱全部归你,想吃什么随你便。”我一听心里有点矛盾,掰高瓜、搬运这些出力的事情还好说,就是感觉摆摊不自在,人站在摊前比卖自己还要丑。妈妈听完对我说:“你不能总是锅膛门口一张嘴,以后还要出去与人交流呢!”考虑开学刚刚给我们兄弟俩交了学费,家中也不宽裕,再说也不能看着家中的高瓜白白浪费了,我决定去赶集。

周六下午,我下水将高瓜全部掰回来。妈妈教我把四五个高瓜并在一起,利用高瓜上长长的叶片打成把,这样放在篮子里好看一些,但被我拒绝了。因为这样很占空间,只能用篮子装,这一路走来会被熟人看见,那就太不好意思了。我用我的办法,将高瓜叶子全部剥掉,用两个干净的袋子匀着装起来,这样就没人看见了。

周日,我早早起床,吃完早饭,挑上高瓜就往集上赶。本以为自己起得蛮早的了,哪知道还是应了老家的那句话:“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。”路上已经有人三三两两地往吴堡集的方向汇集了,还好,没有见到我们村里的熟人。我有意往南边走了一点,见到一段路边有卖蔬菜的,也有卖高瓜的人。人家卖的高瓜就像我妈妈教我的一样,一把一把的,高瓜上边青下边白,摊成扇形放在篮子里,真是好看。我很快找了一个空档卸下担子,将口袋一圈一圈卷起来,露出里面的高瓜,我的小摊就算支起来了。

这时太阳已经升起,集上的行人逐渐多起来,人流一拨一拨地来回走动,他们边走边看。我有意放下扁担、离开我的小摊,但眼睛一刻没停,既要看着我的高瓜,也要瞄着人流,免得被熟悉的人发现,耳朵还得注意听旁边的高瓜多少钱一斤。赶集的大多是本地的农村人,也就没有几个人在我们卖蔬菜的这段停留,我就这样在焦急的等待中煎熬。

终于,我看见一位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从北边集逛过来,他先问了旁边大妈的高瓜多少钱一斤,大妈看了看他道:“7分钱一斤。”那人只是看看,就向着我的摊位来,问道:“这是谁的高瓜,怎么卖?”我按捺住内心的兴奋,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摊位前,回道:“7分钱一斤。”那人蹲下来翻了翻我的高瓜:“你这有多少? 我全要了。”我连忙向隔壁卖蔬菜的大妈求援:“大妈,我没带秤,能麻烦您帮我称一下吗?”隔壁大妈热情地帮我称了,一共三十来斤。我将两个口袋并成一个口袋,算了账,收了他两块多钱。我庆幸,原来去了叶子的高瓜虽然少了点分量,可比那打成把的好卖。

我揣好那两块多钱,抓起扁担,快步往回走。路过包子铺时,我还是往店里瞄了瞄,咽了咽口水,一路小跑到了家,将卖高瓜的两块多钱交给妈妈。妈妈问:“你这么快就卖完了?”我一五一十地将去集上的经过告诉她。妈妈一边笑着一边摸着我的头,说我是个呆孩子,赶集了也不知道买点东西解解馋。我知道,妈妈这是心疼我,夸奖我。

时光匆匆,我也为人父了。我唯一的一次赶集摆摊的经历一直藏在心中,今夜或许在梦里回到儿时,再去赶集摆摊。

收曝灰的人

□ 王玉权

入夏以后,生产队规定,每天一大早,家家户户的曝灰要放在门口,由生产队派人统一收集,放到保管室专门收贮曝灰的砖池里。小事不小,秋收要用的。它不仅吸湿,还是不花钱的粘合剂。不早点储备,急时箍马桶,来不及的。

入秋,每下一场雨,必验一回场。验者,查也。晒场被雨泡松了,雨后的场上,有东一滩西一滩的寒蛇(蚯蚓)尿,冒出的草芽,拱起的小砂礓,坑坑洼洼的凸凹不平,必须铲高垫低。在上面撒层薄薄的曝灰,吸湿填缝。几个人拉着长长的光碾子压场,然后用笤帚扫净,晒干,场面才板扎,光滑。有时,明明天好好的,却突然来一阵泼头盖脸的大雨。场打得半生不熟的,这就叫烂场,是最倒霉的了。必须趁晒场还板硬时,如救火一

般拼命起场,但仍难免有许多稻粒嵌陷入泥中,一面场就成了一张特大麻饼,人人见了都叹气,咒骂老天不开眼。大麻饼暂时不能动。要等到太阳老高,场面能下脚了,在上面铺层薄薄的曝灰吸湿。大家从保管室里搬出十几把扫秃了的笤帚桩,排成一队欠身刷麻饼,慢慢地向前推进,很费力费事。刷出的脏稻归拢后,下河淘。我干过这活。竹箩一沉下水,黑色的泥灰便浑浑了一大片河水。无数的小鱼儿赶来寻食,碰得腿痒痒的。竹箩一出水,里面往往有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,银鳞泛着白光,很炫眼。这种稻,一不能做种,二不能作口粮。夏秋高温,在泥中捂了一夜的种子正在发芽,它只能作饲料。所以曝灰不可一日不收,宁可多余作肥料去,才好哩。

中年书(外一首)

□ 杨正彬

仿佛转眼之间,一场雪
落满猝不及防的山谷,落满一个人的中年

在堆积的笑容之外,遮不住的
是鬓发间凝结成的层层盐霜

寒气开始在骨头里穿行
功能失调随意推敲每一扇门窗

失血的双唇,再也吹不响痞性的口哨
生活的集结号一声一声,像拉响的警报

这时,灯火飘摇。看渐拢的黄昏
怎么都像刚埋下的又一个伏笔

大雪无雪

大雪的日子,最适合抒情